

人民军队兵种传奇丛书

中国

# 特种兵传奇

吴辅佐

编著



# 第一章

“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猎鹰”，江建雄和他的特种大队；戈壁沙漠练劲旅，特种战士特种营；龙虎崎头角，中国水陆两栖侦察兵的生死之“练”；“东方神兵”，中国侦察兵首次搏击国际竞技场；挑战极限，特种突击队的“敌后斩首”行动





## “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猎鹰”，江建雄和他的特种大队

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代号叫“飞龙”。

这是一支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队，它的战斗历程不到10年。

作为这支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南京军区特种大队大队长江建雄，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强烈使命感，率领官兵苦练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本领，铸造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局部冲突的“铁拳”，使部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空中、陆地、水上“三栖”侦察和作战能力。

提起特种部队，人们自然会想起英国的“哥德曼”、美国的“绿色贝雷帽”、以色列的“野小子”……这些奇标异帜之师，以其超能力的战斗队员、超常规的编制装备和神秘莫测的战斗行动，都在各自国家的军队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1992年12月，来自南京军区所属部队的侦察兵尖子陆续汇集东南某地，一支性能与之相似的特殊部队——南京军区特种大队悄然成立。干了26年侦察兵的江建雄走马上任，担任这支新型部队的参谋长。

特种大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装备和高素质的战斗队员。很显然，刚刚组建的特种大队与担负的使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面对世界军事科技迅猛发展、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的形势，特种部队建设的参照系应该放在哪里？江建雄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当代中国特种兵要在世界军事格局中夺占自

己的位置,就必须瞄准世界一流强手比高低。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训练间隙,江建雄认真剖析各国特种部队的作战和训练特点,潜心钻研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在他们脑中迅速构思了一整套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部队训练计划。

“大强度、高难度、多险度”的超常规训练,成了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

江建雄有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一道关。”过这道关就得掉几身肉,脱几层

特种部队特战队员

皮。训练大纲规定武装泅渡标准是3000米,他要求达到5000米;连队每周一次的5公里越野,被他增加到每周三次;他把部队各种轻武器射击训练考核合格成绩定在全优上……

一幕幕的锻打与锤炼,于是在烈日喷焰的时候,在严寒冰封的季节,在暴风疾雨的夜晚,在一切可以培养意志和体魄的条件下展





开。

这是一次残酷的考验。1995年7月下旬,大队官兵全副武装,每人携带一壶淡水、3两大米,开赴远离陆地的无人岛礁进行为期三昼夜的野外生存训练。正当他们完成任务即将撤离的那天晚上,一场台风袭来,海天顿成一色,兀立在海面的礁石陷入巨浪和狂风包围之中。

淡水没有了,就喝雨水或用沙石过滤海水解渴;粮食断炊了,就用海草或贝壳充饥;风雨袭来时,就靠着礁壁任凭风吹雨打……六天六夜,在飞虫和蚊、蛇的轮番袭击中,凭着惊人的毅力,他们走出了死亡地带。

风雨数载的海天踏险,无数次的磨练摔打,江建雄麾下的这支劲旅已经能够高标准担负局部战争和各种冲突事件中的侦察、渗透、袭扰、打击等多种特殊任务。

江建雄所在特种大队的装备堪称全军一流。但是,新装备的科技含量越高,训练难度和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对此,江建雄说,只有敢冒风险,才能求得突破。

扩大无人侦察机的侦察半径,提高其作战效能,是大队无人机队官兵的夙愿。江建雄大胆地提出了派机动小组携带遥控设备前出到“敌后”进行接力遥控的方案。试验实施前,许多人劝他:无人机价值高,搞不好就收不回来,风险太大,还是老老实实搞训练吧。

可江建雄觉得,这个试验一旦成功,将大大提高无人机的侦察作用距离,个人担点风险,值!

一次次的探索,一次次的闯险,江建雄积累了丰富的力学、光学、气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提出的运用动力翼



伞隐蔽接敌打击敌飞机洞库、潜水运载水兵清除我登陆滩头水雷等战法,带领部队进行的“直升机跳伞”等训练改革,创造的“无人机切线飞行法”等革新项目,总结的“大雁飞行式”游泳编队和“活、实、真、合、改”战术训练方法,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率领部队不断向风险挑战的江建雄,要求每一位官兵时刻牢记:只有勇于把常人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才是一名合格的特种兵。

1998年5月19日,某训练场上空,随着一架架飞机掠过,空中盛开了一朵朵洁白的伞花。南京军区特种大队正在这里进行一年一度的伞(机)降训练。

当剩下最后两个架次时,天气突变,着陆区上空云高降到了



特种作战部队战士伞降训练



700米左右,能见度降到600米。按训练要求,此时的气象条件已到了跳伞的临界点。在场指导的几名跳伞专家碰头后认为不能跳。然而对部队素质心里有底的江建雄,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坚持要锻炼一下部队。他从容地走到指挥位置,手臂一挥:“特种部队的目标是培养全天候作战的伞兵,打起仗来不可能让我们等一个好天气才去执行任务。跳,出了问题我负责!”

由于江建雄科学、大胆、自信的决策,伞兵们经历了一次难得的锻炼、提高和历险的机会。这次跳伞,实现了不良天气跳伞的一次成功突破。

七个春秋的千锤百炼,今天的中国“飞龙”羽翼渐丰:实现了由“一根绳子一把刀”的传统侦察兵向现代特种兵的转变,具备了全方位、立体化、高技能独立作战能力。

1997年7月中旬的一天,南京紫金山麓,某大型训练基地雷鸣电掣。由江建雄指挥的高技术条件下对“敌”隐蔽机场实施破袭作战的实兵实弹演习正在展开。

高空,一架架歼击机飞奔战区,夺取制空权;中空,轰炸机对“敌阵”轮番进行火力突袭;低空,强击机闪电般劈将下来,轰炸扫射。

演习现场,特种大队的无人驾驶侦察机进行空中航拍,及时传回准确的情报资料;特战分队的官兵或用动力翼伞滑翔而至,或从1000米高空伞降着陆,或从悬停在空中的武装直升机迅捷而下,犹如神兵天降,迅速隐蔽前进占领有利地形。与此同时,运输机在我特战官兵的掩护下,向战场送来可击“敌”装甲目标的重型武器。

顿时,天空地上,战云列阵,硝烟弥漫。特战官兵运用先进武器装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机场的跑道、飞机等多个目标



进行了突袭和轰炸。情报人员利用战场电视将前沿作战的全部实况清晰地传输到指挥部……

精彩逼真的演习场面，赢得了在场军地领导的频频赞扬：特种大队能察善打，堪称一代精兵。

演习结束，征尘未洗的特种大队官兵，又在江建雄的率领下开赴浩瀚大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武装泅渡和越海侦察等课目的训练。

良好的军事素质，高超的战术技能，为特种大队官兵带来了声誉。面对人们“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猎鹰”的赞誉，江建雄和他所指挥的特种大队官兵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地球上空依然笼罩着局部战争的阴云。和平需要盾牌，铸造保卫和平的坚实盾牌，是我们当代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

带着这一坚定的信念，江建雄率领特种大队的健儿们再次开赴千里之外的演兵场……

### 戈壁沙漠练劲旅，特种战士特种营

当历史的战车从冷战的原野驶出之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已悄悄地将它紧紧围住。

中国军事家们早已意识到，在预定战区地广人稀、植被甚差等情况下，要完成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仅靠正规部队的正面作战是不够的。必须尽快培养一批能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翻跟头的“孙悟空”，用深入敌后骚扰、侦察、破坏的方法，破袭、迟滞和消耗敌人，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某部的一支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这支特种部队组建后,面临“三难”:一是地广人稀,干旱缺水,补给困难;二是植被差,山林少,不利于隐蔽行动;三是和高度现代化的对手相比,机动难。但是这些难题,为特种营的训练提供了课题。

特种营经常拉到野外,在戈壁、山地、河川等复杂地形上进行长距离的徒步行军演练。按照走、打、吃、藏、住、查(敌情)、管(特种作战管理)“一条龙”的综合训练方法,精心组织阻击与出击、潜伏与伏击、侦察与通联等十多个课目的试验训练,不仅熟悉了预

战区内的主要山脉、河流、荒滩的地理和气候,而且摸索总结出一系列作战、生存的经验。

在近乎百里不毛、一无所有的荒滩戈壁中,他们找到了37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特种战士还学会了捕捉野羊、蛇、野鸡、野鸽等飞禽走兽的方法,就地取食,提高自我生存能力。

沙漠行动,最缺乏、最宝贵的是水。小分队行动携带量



沙漠特战部队突击行动




有限,能不能找到一种就地取水的办法?他们根据沙漠地区昼夜温差大,夜间空气中水分子凝聚较多的特点,在沙地上挖一深坑,上遮塑料布,下置水盆,水气凝聚在布上,再滴入水盆,一夜可蓄集1公斤左右的清水,这对于解除燃眉之急十分有用。

向来不被人看重的麻袋,被特种营派上了种种特殊的用场。沙漠里不易修筑工事,麻袋装满沙子,扎紧口,就成为简单实用的依托物和掩体;披在身上,又成为理想的伪装衣;宿营搭帐篷,它与沙漠戈壁浑然一色;潜伏、埋伏时遮掩沙坑,其透气性能远远胜过往常使用的雨衣……像这样专用于隐蔽、伪装的创新、妙用,在这个特种营大大小小共有好几十项,“隐蔽难”已经不成其难。

敌后侦察、作战,离不开徒步行军,特种营的干部战士每天腿绑沙袋,坚持长途武装越野和体能锻炼。全营全副武装徒步行军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公里,每个战士连续行军200公里,脚上不打泡。

现代战争中的特殊使命,给特种营提出了学习、运用现代军事科技的严肃课题。特种营大小38门训练课程中,突出了具有“现代”色彩的课题。他们不仅学习《孙子兵法》、《战争论》,而且还学习军事心理学、侦察与审讯、游泳与泅渡,多种通信器材的使用,武装空降,坦克、汽车、摩托车等车辆的驾驶,火箭筒、自动步枪、微声手枪、冲锋枪、机枪的使用等等。

这些课程的训练周期,从一年到三年,各不相同。有一次,特种营来到某空降部队进行跳伞训练,空降部队的领导看到他们的训练安排是“两个月完成空降兵一年的训练任务”,吃了一惊。但是空降部队领导经不住再三要求,便同意协助特种营“试试”这个计划。谁知,一开训,训练教官便在叹服中改变了看法。



空降训练的第一关是体能训练。战士们天天在云梯、滚轮、浪桥上旋转、翻腾、飘摇。开始时，有的人一上云梯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有的一踩浪桥就东倒西歪，又摔跟头又啃泥……但是，他们很快想出了绝招：把人绑在云梯架上，固定在滚轮圈上，然后由别人助推旋滚。这样，任凭人在器械上腾云驾雾、眩晕呕吐，但绝不中止训练。有的连长、排长怕战士们看到自己呕吐难受而不忍助推，一上器械就下达“不停旋转”的命令。经过半个月的训练，特种营的干部战士人人可在云梯上连续翻转 500 到 1000 次，超过教材规定指标的 4 到 9 倍。空降部队的同志称赞他们：“不愧是陆军特种兵！”

就这样，特种营只用了 45 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训练任务，并组织进行了一次精彩的空降破袭战。

……夜暗星稀。“敌”后方某航空基地的停机坪上，一字排列着几十架战斗机。全副武装的哨兵在机场上巡逻。草丛中传来安然的哇鸣虫噪……远离前方的军事基地一片安宁。忽然，天空出现一队直升机群，接着伞兵、火炮迅速降落，各个战斗组很快收拢并向机场疾进。“敌”军的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叫声，奇袭队变偷袭为强攻。瞬间，机枪、火箭筒、迫击炮、燃烧弹、炸药包一齐发威，“敌”机场立时变成一片火海……奇袭队完成任务后，又迅速消失在夜空之中。整个战斗，前后只有 10 分钟。

奇兵空袭，需要具备多种高超的技能。特种营训练的就是那些特种技能。

悬崖攀登。一根绳索就是便梯，或者仅靠一把洋镐，或者一把匕首，甚至空手一双，战士们也能像壁虎一样轻盈上下，快捷灵便。

沙地潜伏。沙滩上，风吹红柳摇，静悄悄不见一丝人迹。忽然间，一支奇兵就奇迹般从地下一下子钻了出来……沙漠潜伏，天上

难发现,地面看不见,高明的隐身术令人叹为观止。

一兵多能。班长马超,带领几名战士,开过吉普换摩托,下了摩托进坦克……真像惊险故事片中的风云人物。接着,他们用步枪、冲锋枪、火箭筒、迫击炮等五种武器轮换射击,靶牌纷纷应声倒下,弹无虚发。刚刚取得射击全优成绩的战士孙振峰,又与假设敌练开了对打和捕俘。他那一连串娴熟刚劲的蛇拳、猴拳、鹰爪拳和少林拳,不亚于专业武术选手。

训练成果还要得到实战的检验。

在云南前线有一个侦察连。这个连队大部分干部战士就接受过特种营的特殊训练。他们的对手是自命不凡的Y军特工队。

特种部队对武装特工的战斗肯定是不寻常的。

Y军特工队依据险峻的山崖作屏障,盘踞在有重兵护卫的山谷中。



特战队水中潜伏射击训练



为了准确地掌握敌特工队的兵力、火力和活动规律,侦察连决定抵近侦察,在敌阵地前指挥我炮兵歼敌。

借助夜幕的掩护,由27名侦察兵组成的小分队翻山越岭,排雷清道,于拂晓前潜至距敌屯兵洞约700米的草丛里。他们想抓一个“活口”详细了解敌情,一双双犀利的眼睛紧盯着百米外的山谷小道。

4个小时过去了,不见人影。又过了1小时,王风荣连长果断地做出决定:“向前推进!”

敌阵地前,一片寂静。27名勇士在起伏的山地中前进了500米,竟未有一声响动。在不远处的Y军哨兵,听到的仅是鸟叫虫鸣,这其实是侦察兵为掩护自己而表演的口技。

距敌200米,火力点、屯兵房和其他军事设施就在眼前。这时,忽然有四名Y军沿小路直奔潜伏区而来。10米、5米,当敌靠近到两米时,战士张春华、宋晓刚一跃而起,扫腿、反锁,轻舒猿臂,捕获了两名Y军。另外两名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等反应过来刚想逃跑时,两把飞刀从草丛中飞出,两人立时毙命。

这一切,不远处的敌人毫无察觉。侦察分队从容地将观察和审讯到的情况报告了上级。接着,王连长操起火箭筒向敌人火力点连发四弹,惊慌的敌人窜了出来,战士们一阵好打,我方炮兵按照侦察兵指示的目标连连射击,一发发炮弹准确地命中敌军的火力点、工事和屯兵房。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小分队胜利返回阵地。

Y军特工队受到沉重打击,决意复仇,想找侦察连报复。侦察连派二排到某高地驻守,一面侦察敌人动向,一面诱敌深入。

一天夜里,八名Y军悄悄地向二排的阵地摸来。排长周健命令八名战士就地观察、掩护,自己带领四名战士截断越军归路。当



对敌形成合围时，战士们接连投出十几枚手雷，六名敌人立即倒毙。不料，从二排阵地的东、南、西三面突然拥来上百名 Y 军，将周健等人团团围住，嚎叫着紧缩包围圈。周健等人迅速接通预设的定向地雷，在外向型的爆炸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包围圈。

夜渐渐深了，枪声稀疏下来。费尽心机的敌人终于合围了二排的阵地。他们以为二排此时不是弹尽就是人亡，便肆无忌惮地打开手电筒四处搜寻战果。可是，包围圈里除了十具越军尸体外，连我侦察兵的影子也没找到。正当他们纳闷的时候，我侦察连副连长张高潮指挥战士们放下步枪，操起小炮、火箭筒，朝敌人一顿猛打猛炸，后方炮兵也配合射击，打得 Y 军哭爹喊娘。从此，他们再也不敢骚扰、挑衅了。

侦察连在短短的一年里，执行各种侦察任务 180 余次，毙伤敌 120 余人，全连却无一伤亡，武器装备也无一损坏丢失。军区授予他们“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

有人曾预言：起步不久的“特种营”，一定会成为未来作战的一支神奇之兵！

### 龙虎崎头角，中国水陆两栖侦察兵的生死之“练”

1977 年初春，一支由 30 多人组成的队伍，悄悄开进了东海岸边一个偏僻的山沟——崎头角。

崎头角三面环海，像只怪异的野兽。它的四周荒无人烟，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曲折延伸。首任中队长徐志清率领队伍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艰难地行进……

两个月前，一位舰队首长郑重地告诉徐志清：“依据周边国家



海军力量发展变化情况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与近海防御安全的考虑，上级命令我们迅速组建一支具有海陆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特种部队，这个重任由你来承担。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服从命令！”徐志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队伍终于穿过荆棘地，来到了安营扎寨的地方。但见营房不远处就是一片海滩。这片海滩，可不是在海滨浴场常见的那种米黄色的、被海浪一遍遍舔着柔软得像地毯似的沙滩，而是布满尖利的贝壳、石块和坚硬的树根，每走一步都要特别小心的海滩；那儿的海浪，也不是荡漾着一层层细浪、一遍遍忠贞地亲吻沙滩的那种柔浪，而是浅黄浑浊、全无规律，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怒吼咆哮，时而惊魂不定，动不动就挥起巨掌给陆地一记响亮的耳光，并连同沙石一起带入大海深处的恶浪。

没有好住处，官兵们自己挥锹拌沙，把一块块砖石垒上去，一桶桶泥沙浇上去，硬是搭建起遮阳避雨的“窝”；

没有训练场，官兵们自己搬石运土，把一片荒芜的山坡修整平坦，硬是整了一块习武练功的地方；

没有装备器材，官兵们自己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硬是从外地找来破铜烂铁等材料，搞起了看起来很好笑而当时却是很实用的鞍马、吊环、双杠、滑梯等健身训练设备……

东海某海域，波涛汹涌，浩淼无垠。

“下水！”第三任中队长丁坚一声令下，战士们像青蛙一样扑通、扑通跳进海水。不料，战士段红卫却莫名其妙地往岸上跑。这位来自内地从未见过大海的新兵，小时玩耍曾掉到河里，从此谈水色变，更别说让他下海了。丁坚和教练去拉他，他双手死抱着一棵树桩，嘴里念念有词：“我求求你们啦！队长，只要你不让俺下水，把俺

当成狗熊都成。”丁坚怒目圆睁：“两栖兵不会游泳，无异于水鸭子不敢下河，你来干什么？给我扔下去！”段红卫被架到海边，丁坚一脚将他踹进奔涌而来的波涛……段红卫喝了几口水，在海里扑腾着喊“救命”。

难怪战士们背地里诅咒干部们“残酷得不近人情”。可这些“魔鬼教头”们自有独到的见解：训练无情，那是因为战争更无情！训练残酷，那是因为战争更残酷！没有无情、残酷的训练，怎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呢？


要说训练中不近人情的事，在两栖中队那真是见惯不怪了。伤疤，是两栖兵特有的印记，是训练刻苦、功夫过硬的象征。崎头角有一条顺口溜：要问训练苦不苦，想想战争多残酷；要问成绩好不好，数数身上疤多少。

5000米长跑，多少人听了都发怵。可两栖队员天天早起必须



特种侦察兵从天而降





双腿绑上沙袋，双臂各夹两块砖头起步。有一次，身小体弱的战士董聿秀累得双腿不听使唤，跑到拐弯处悄悄把砖头扔掉了。眼尖的副队长乔振坚喝令其将砖头重新捡起。这样还没完，他出示一张“红牌”：罚跑1000米。

擒拿格斗训练，教练专找那些鹅卵石遍地或硬邦邦的水泥地。战士们在场地上练前倒、侧倒、后倒、旋转侧倒，一天就练200多次倒功，身上摔成青一块、紫一块，那算不了什么。

“倒功、流水作业，预备——”

一日，被战士们称作“魔鬼教练”的吴勇兵刚喊完预令，新兵丁二鹏因不得要领，一个闪失将后脑勺摔到了地上，顿时眼冒金星。他爬起来听到动令“开始！”后，却犹犹豫豫、磨磨蹭蹭地不敢倒，吴教练飞起一脚，“嘭”地将他勾倒在地。

万米海上强渡，几十名官兵劈波斩浪，奋力向小岛挺进。1小时，2小时，3小时……队员们泡在水里饥肠辘辘，体力消耗殆尽。到了中午，负责保障的教导员李卫庭像喂鱼一样，将一块块蛋糕扔在队员们的前方。战士张军一边气喘吁吁地用嘴含住漂在水面上的蛋糕，一边本能地伸手去抓救生艇，想扶着歇口气，可李教导员“啪”地一掌，将他的手打回水中……

野外生存训练是侦察兵的必修课，两栖兵人人都尝过“当野人”的滋味。这年夏天，中队开拔到西沙某海域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正巧赶上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但一连几日按兵不动。几天后，广播里传来强热带风暴紧急警报，中队领导却突然下达了出发的指令。于是，小艇将官兵们送上了荒无人烟的甘泉岛。第二天，强热带风暴变为恐怖的台风横扫而来，小岛几乎被狂风暴雨吞噬。战士们藏身在用茅草搭起的简易帐篷里，个个淋得像“落汤鸡”。后来的日